

王度庐作品大系

言情卷

下

古城新月

王度庐著

王度庐·著／王芹·点校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借外书

王度庐作品大系 言情卷

下

古城新月

王度庐著

王度庐·著、王芹·点校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京文艺出版社·重刊

第二十六回 惊涛骇浪

骏青忽然觉着心里一冷，又不禁发了怔，他要问问丽雪为什么不愿意他来，但是说这句话，他想得先在腹中打个草稿，然后说出来，才不至叫丽雪又生误会。丽雪在那里吸着烟，骏青就在这里想着，虽然发着怔，可勉强还带着笑意。半天，骏青才笑问说：“你为什么不愿意我来？你在东海饭店自称是柏祁丽雪，仿佛我们已经结了婚似的，如今我来了，不是更好吗？”说完了这话，他想丽雪必定要笑一笑的，可是没想到丽雪的脸上仍然没有表情，她只是在沉思着；骏青真觉着奇怪了，而且有些生气了。

这时床边的电话响了，丽雪走过去接，骏青就由衣袋里掏出自己的烟卷，划着了火吸着。丽雪靠着床向听筒里说着话，她说：“哦，你猜吧……什么？许太太？我没有去寻她，昨天她欠了我二百多块钱，我寻她怕她会疑心我是去要账。嗯，嘻嘻……”这种开心的笑声真使骏青有些嫉妒，他凝神瞧着丽雪，就见她歪着头笑着，鞋尖还不住地敲着地板。

丽雪又说：“晚间我到你那里去，还有一个今天才下火车的人，我要介绍给你。”骏青听了心里又觉得舒展了一点儿，越发注意去听。就见丽雪仿佛又有点儿羞涩似的，脸微红着，说：“对了！你猜得不错，我们两人还要领教领教你那从美国学来的星相学，看看我们的命运怎么

样呢。”骏青就晓得对方一定是那位唐太太，因为听说唐太太是美国留学生，而丽雪口中的“我们”当然就包含着自已了，由此证明丽雪对自己并非无情。又听丽雪笑了一声，几乎要跳起来似的，说：“可不是！就是我那张五饼打坏啦！谁知道她是单钩回头五饼呀？”骏青喷了口烟，不禁叹了口气，心说：几天没见，她抽烟打牌全都会了！不怪陈蕙如说，她的性情是很容易变迁的。

这时丽雪向那边说了声：“再见！”就放下听筒，转过脸来。她的脸上就像是使用了什么美容素，显得特别的光彩，眼睛也比刚才灵活了，嘴角也露出点儿由内心所发出来的笑容。她娉婷地走过来，说：“你来了也好，就先别回去了。你不是说青岛很好吗？那么咱们就在此多住几日，我想在这里度过秋天，然后再到上海去玩玩。”

骏青却摇头，说：“不是我打散你的高兴，我们现在不需要长时期的游荡。”丽雪立刻瞪眼，说：“什么叫游荡呢？”骏青赶紧改口说：“我说错了，是游玩。”接着又说：“过去我真对不起你，因为我谋不到出路，心里烦闷，无暇体会你对我的爱情；可是我实是爱你的，由这次的离别，我才深深的知道！现在，我过去的不好都请你原谅，我们应当从头营求我们的幸福。”丽雪忍不住笑了笑。

骏青又说：“谭行长给我找的那个事，虽然很苦，月薪只几十块钱，但它把我的生活安定了。这次我来，就是为请你回北京，我们筹划结婚的事。结婚之后，你去上学，我去做事，咱们的生活有规律了，花钱上也俭省一点儿，那么，我想是不会不快乐的。”说完了话，骏青就微笑着看着丽雪，希冀得到她圆满的回答。可是丽雪听了仍然是微微一笑，冷冷地说：“我真没说错，你们男子的头脑是太简单。”

骏青的心里又冷了一下，就笑着说：“我不明白你说这话的意思。”

丽雪说：“这是我的感慨，我想自然界中假如真是有一个主宰，他既然给了女子一颗最脆弱复杂的心灵，又给了男子一个最简单的头脑，他还必要使世间的男女相爱，我想这个主宰者他必有一种变态的心理！”骏青听了，更迷惘了。

丽雪又说：“记得我曾对你说过，我们两人爱情上的创痕，绝不是

短时间内所能弥补得好的。你说过,我并非是你理想中的女子,过去你对我的爱情都是假装出来的,被逼而成的。那些话真伤透了我的心,并且时时在我耳边响着,搅得我什么事都做不下去,睡眠也不舒适。我想来到这里换换环境自然会好了,可是仍然感到没有什么效力。你想,我心上已蒙受了这样惨重的创痕,永远向下垂着血,我怎能回学校去读书?怎能像你所希望的,回去跟你结婚?怎能挣扎着创痛,跟你去度那所谓有规律的日子呢?”说到这里,她竟掩面痛哭。

骏青赶紧过去安慰她,但是却说不出一句话来,他急得直跺脚,头上的汗像黄豆一般滚下。他费了很大的力,才流着泪说:“那么,你要叫我怎么样才行呢?”丽雪立时收住泪,说:“我并不要叫你怎样……”又说:“除非我自杀。”骏青抬起头来看看她,心想:这又是什么意思呢?

丽雪用手绢擦了擦眼泪,脸上便全无悲戚之意,她又凝神沉思了一会儿,就问:“你来时,随身什么东西都没携带吗?”骏青说:“我有一只箱子,放在北京路旅馆里。”丽雪就说:“那么你就先回旅馆去暂住吧,最好不要常出门,也不要到我这里来。至多四五天,我就可以把一件事情办完了,办完了那件事,我的心或许能够平和一点儿。然后咱们再在此多玩些日,我相信我的心理会转变的,我们的爱情也会恢复的。”

骏青呆呆地望着丽雪,觉着这话实在太迷离莫测,真疑惑她的脑子是错乱了。他又仔细观察丽雪的神态,见她咬着嘴唇,眼神凝滞着,面上像铺着一层秋霜,令人可畏。骏青就问:“什么事呢?你这话说得奇怪!”

丽雪说:“没有什么奇怪的,过后你自然知道了。你在这里不大好,第一妨碍我的计划,第二于你不利,所以我不愿意你来。你要想恢复我们的爱情,叫我像早先那样跟你好,就请你听我的话,也不必细问我。总之,我们之所以有今日,并不是我们谁有不好之处,是有个第三者在里面挑拨,故意破坏我们,我要……你不用管了!”说完她就转身走到一旁,像是生了气似的。默默地坐了半天,她又扭头向骏青拂手,声音很温柔地说:“你先回去吧!晚间可以给我打个电话来。”

骏青怔着想了半天，又走过去，忧虑地说：“你现在到底要做什么事？你可以详细地跟我说说，不然我不放心。”

丽雪却笑着婉转地说：“没有什么，我是脑子里常有一种幻觉，咳！我的脑子真的是受了很大的刺激，时常产生一些奇想与幻觉，将来也许会神经错乱的。所以我盼望你对于一切事都不要与我争执，能顺从我便顺从我；若不能，你就别理我，现在你回去吧！让我休息休息吧！”说着她就躺在了床上。

骏青就皱着眉坐到她的身旁，说：“你真使我着急！好吧，一切我都顺从你，你就休息吧。”

丽雪又摆摆手，笑着说：“不行不行，你在这里我睡不着，因为我就难免要用眼瞧你，你走吧！”她仿佛急于要把骏青支开。

骏青真是纳闷，不但纳闷，简直是生气了，可是他还极力控制住，只暗暗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那么我走了，你休息吧。”

他慢慢地走出屋外，站在走道上又发了半天怔，然后找着楼梯，扶着栏杆好不容易才下了楼，就像脚上带着什么沉重的东西似的。出了门，又站在门前发了半天怔，他抬头看了看这饭店的英文招牌，又看了看不远之处那巍然的东海饭店，心想：大概丽雪就是怕我来找到她，才从东海饭店搬出来的吧？今天假使不是在街上走了个碰头，她以为我是先看见了她，不然她还不理我吧？莫非她有什么秘密……那倒很好，跟她说明了，晚车我就回北京。

于是骏青气愤愤地又走进了饭店，才要上楼，又把自己止住，他便到柜上，问了本饭店的电话号码，又走了出来。他简直已没有力气再走路，就雇了一辆车回旅馆去了。在路上他也无心再去看海，只是苦苦地寻思着，猜不透那若有情若无情的丽雪到底是怀着什么心思，到底是要做什么神秘的事。

回到了旅馆里，骏青就往床上一躺，翻来覆去地想着，脑子里就觉得昏昏然。他几次想要给丽雪来个不辞而别，回北京去做自己的事，看她会怎样，她若追了自己回去呢，那么就依旧和好如初；她若是不回去，自己也不再给她写信，就算那么不解决而解决了，好在……

他想到这里,可也不敢贸然去办,因为虽然他似乎已想得很清楚、很正确了,可是他的感情却又阻拦住他。他又想:我若回去了,一定还是心安不下,事情也干不下去,永远思念着丽雪,永远神不守舍的,那可怎么办呢?

骏青越想越是烦恼,这间屋子又正迎着夕阳,十分炎热。他就起来,从皮箱内取出一身衣服换上,到外边,找到一家楼很高的澡堂洗了澡。随后就在澡堂旁边的一家包子铺吃了一碟包子,作为晚饭,后来又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。

走到一条街上,忽然看见有一处楼房,门前悬着长方形的玻璃灯,上面写的是“平康东里”。“平康”这个在中国旧书上能寻得出根据的名称,立时使他明白了这是妓院,他就像是避免什么嫌疑似的,赶紧回身走去。这时就见有几个服饰仿佛与别的妇女不同的女子迎面走来,他就像是旁边有谁指告了他似的,就知道这是妓女,是平康巷里的人。他无意地向那几个妓女看了看,见她们都很年轻,很俊秀,虽然脸是削瘦苍白的,可是精神都像是很快快乐似的。骏青的心里就发出了一种对于女性心理的疑问,不仅想到了这几个妓女,还想到了他姑父家里的两位姨太太,他父亲的那几个宠妾,又想到了大白板、小粉包,最后想到了张淑范、丽雪。他不禁暗叹:女性的心理真是不可捉摸!女性的人生观、生活态度,一定和男子大大不同,或者她们根本就没有那些思想。她们只是要美,要摩登,要舒服,要快乐,要玩她所想玩的东西或人!不过……在他将要唾弃一切可鄙的女性的时候,忽然有个特殊的年岁很小的女性浮现在他的脑海里,这个身影便永远凝固住不再消散了。

骏青拖着迟缓的脚步,不觉又来到了大街上,他稍稍辨明了方向,便往南去走。那个身影还在脑中浮现着,他就想:我何必要费尽死力去追求一个阔小姐?我能希望她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好处吗?我为何不回北京去做自己的事,去帮助一个女性中的杰出者,一个不同流俗的小孩,叫她得到光明的出路,叫她为人群造些福利?尤其可以给那万千的没有灵魂的女性看看,人家也是女性,而且年龄还很小,你们为什么不跟着人家去学,学做一个真正的人!想到这里,他的心中涌起了一种悲

愤似的情感，仿佛目前有一种义举、一件大事情，自己应当赶紧去做，而旁的都不必管了，那都是些无价值的。

此时已走到了一个外国人开的咖啡店的门首，他正要转身回去，忽见迎面飞驰来一辆汽车，是黑色流线型的。他觉得十分厮熟，不由得停住身扭头去看，却见车里坐的正是丽雪，她还穿着那件白洋服，旁边还有一个方脸儿，身穿米黄色洋服的男子，原来是张锦生。骏青的神经顿然又紧张起来，把刚才所想的那些事全都抛开了，他瞪着眼睛扭着头，惊奇、嫉妒并夹着愤恨地看着，也不知车上的那两个人看见他了没有，但是随着几声高兴的嘟嘟之声，那辆汽车就飞驰过去了。

骏青就像连自己的身子现在哪里都不知道了，他的内脏痉挛着，头轰轰地响，呼吸也像窒住了，缓不过气来。半天，他才自己冷笑着，心说：很好！这真好极了！我可以不必再……然而又想：丽雪怎么这么混蛋？怎么能没灵魂到如此地步？她不是告诉过我，张锦生那个人奸狠阴险，千万勿和他接近，她现在怎么又……

他气得浑身颤抖，却又惋惜，心说：张锦生一定是追她来的，来此已好几天了，他们天天在一起。丽雪虽然刚强，可是毕竟也是个女人，又兼跟我失了和，就禁不住张锦生的诱惑了！其实嘛，他们两人能配合在一起也很好，都是有钱的。张锦生的妻子亡故之后他就没再续娶，一定就是为等着丽雪，那很好，我跟丽雪解除婚约好了！于是他转身就走，打算回旅馆给丽雪写一封信，即日自己就上车站。他走得很慌张，就跟一个老太太撞了个满怀，那老太太几乎被撞倒。骏青吓得赶紧上前道歉，说：“真对不起！我没有留神。”那老太太倒是很慈祥，瘪着嘴笑了笑，说：“不要紧。”骏青心里真是负疚、抱歉，同时继续想着脑里被这一撞撞断了的事。

走了不远，他又止步了，主意又渐渐变更，把刚才的气愤变成了一种伤感。他转身回来，几乎都要在街上哭出来，心说：不行！我不能不干涉这件事，不能眼瞧着丽雪就这样堕落下去，我得替我姑母保护她身后的女儿，我姑母她生前最疼爱我。现在丽雪是孤单的，没有人指导她，她虽骄恣，但也实在可怜……

他心中悲痛，两腿发软，但又急躁，恨不得立时就把丽雪找回来，不惜费千言万语去劝解她。可是丽雪现在已跟同张锦生坐着汽车走了，不知是到了什么跳舞场、酒间吧，以及种种想不到的地方去了。他焦虑着，仿佛担忧着什么，就雇了一辆车，说是拉到汇泉。

他把身子颓然地放在车上，由着车去走，渐渐的，海又摆在了他的眼前。这海，像是人世那么浑浊，天上灿烂的晚霞都堕在海里，就像堕落的女子似的。海因为晚霞堕下，显出来青中透红，红得像血，像人世上许多堕落女子所留下的惨痛故事。骏青在车上不由得望着海落泪，然而这海的势力又太巨大太凶猛了，靠自己的两只手就能从狂澜中救出那可爱的晚霞吗？他想着：回头一定是有一场争斗，丽雪必不会依从我，必不听我的劝，倘或张锦生是跟她一同回饭店，我们碰了头，说不定就许演出一场情杀！

想到了“情杀”，他忽然又忆起了一件事，就是在月前自己与丽雪订婚之后，突然在府右街的寓所门前，几乎被人以巨石击伤，那说不定就是张锦生使人干的事。小汪叫白家的人告自己，不告丽雪，大概也是他的主谋。这些事丽雪似乎早就明白了，如今怎么又……

他这么一想，仿佛对自己刚才所看见的情况有点怀疑，或者是自己看错了？他越想心思越乱，头不但晕，而且疼，眼前也觉得金星乱迸，仿佛那些晚霞都堕到自己的眼里了。渐渐的，他觉着一切的思虑都已停滞住了，身体也仿佛麻木了，但自己还听得见，心口在怦怦地跳。他只怀着一个简单的侥幸心理，就希望到了饭店，一看丽雪正在房间里，刚才原是自己看错了。

这时天际的晚霞渐散，只是从海涯山角那黑色的云层背后，还留着一些橙色的余光。海水是黑沉沉的，显得越发深广，涛声哗哗地响着，似乎就要扑到岸上来。过了海滨公园，路上几乎没有一辆车，没有一个人，路灯稀稀的发着惨白的光，对面，覆在那黑郁郁的高山之上的青色天幕中，闪烁着几个星星。风是从海的那面吹来的，凉且湿。骏青的脑袋蓦然又觉着清醒了，想起丽雪今天白天说的那几句话，她是要办一件什么事，她说她永久“幻想”着那件事，她疑惑她自己神经错乱

……莫非如今她与张锦生在一块儿，也是一种“幻想”？也是因为她的神经错乱了吗？骏青不禁在海风里打了一个冷战，若不是眼前有一个吁吁喘息着的车夫，他几乎怀疑自己现在所到的不是人的世界，刚才所见的那也是一种幻觉。

又走了一会儿，拉着他的那个车夫就发话了，说：“先生，到了没有啊？现在可都过了跑马场啦！”骏青辨别着路径，但是他也辨别不出，就问道：“现在过了东海饭店没有？”车夫说：“东海饭店可还没到。”骏青也看见了斜对面那座倚着海的大建筑，那里的灯光像繁星一般的闪耀着，他就指着说：“向那边走不远就到了。”于是车夫又曳着车，顺着这条平坦的但是没有行人的马路去走。

及至来到那个外国人开的饭店前，骏青就叫车夫把车放下。他给过车钱，下了车，怀着紧张的心情往饭店里去走，迎面正有一个长腰的西洋水兵挽着个黄头发短身量的女人出来，并有细细的音乐之声，似是由大餐间里飘出来的。骏青扶着楼梯，咚咚地向上走，踏在那铺着柔软棕毯的楼梯板上他都觉得脚疼，连心都颤动得发痛，好像是身体上已蒙受了创伤。

他很费力地上了楼，就向丽雪住的那间房去走，这时真叫他惊讶了，因为那间房的房门虽然闭得很紧，可是由锁孔里却透出来一点儿灯光。他疑惑自己是找错了房子，便站住回忆着白天时的情景，断定这确实是丽雪住的那间屋后，他又喜欢了，心说：啊呀！果然刚才是我看错了人，是我的眼睛迷乱了，其实丽雪是在家！

他急走几步，蓦然上前一推门。门开了，室中两盏明亮的电灯的光刺着他的眼睛，他倒惊愕着止住了步，就见屋里有个女人，正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拿着一份报纸。一听见门响，这女人就抬起她那胖胖圆圆的像个气球似的脸，骏青认识这是那位唐太太，随就进屋来，点点头，笑着说：“唐太太，丽雪她没在家吗？”

唐太太站起身来，那穿着绿旗袍的短胖的身子就像一只绿漆木桶，她定眼看了半天，才惊讶地说：“哎呀，是柏先生呀！你是什么时候来的呀？我怎么没听见丽雪说呀？”

骏青说：“我是今天上午才到的。”眼睛又四下去扫，并问：“丽雪她没在家吗？”唐太太说：“没有么！五点钟时我给她打的电话，我说我到她这里来，她也说她在家里等我，可是我一来她就已然走啦，也不知她是有什么事情去办啦。幸亏我跟这饭店的人熟，饭店的经理跟我在美国时就认识，我就叫茶役把门开开，我在这里等她，可是……”她看了看手表，说：“这时候已九点多啦，她还不回来，不定是又到哪里找朋友去啦！”骏青听了这话，心里很是难受，他勉强笑着，暗地里却在喘气。

唐太太这时倒不觉寂寞了，她把报纸向旁边一扔，笑着说：“柏先生请坐，你今天来还没见着丽雪吧？你请坐，咱们就都在这里等着她吧！我打算等到十二点，看她还回来不回来。其实我找她倒也没有什么事，柏先生你抽支烟。”她递给骏青一支烟，并说了这种烟的英文原名，随后自己也点了一支，靠着沙发喷着烟雾，又说：“这种烟，我吸了可有十多年啦！在芝加哥大学读书的时候，每星期我们都要到郊外旅行，我就离不开这个烟。在纽约我还住了半年多，那时我是专门研究舞台艺术，几乎每天要有宴会。在宴会间，人家吸的烟都比我这价钱贵，可是我都不能吸；离开了这个牌子，无论多好的烟我也不能吸。幸亏我返国后只走了上海、北京、青岛几个地方，这种烟虽然价钱贵，可是还能买得到，要不然，真许把我给别扭死啦！”

骏青点头，说：“是，吸烟就是一种习惯。”他虽点上了烟，但只抽了一口，也没尝出味道来，就拿在手里任它自身燃烧。

唐太太又说：“柏先生是初次到青岛来吧？你觉着青岛怎么样？很好吧？青岛的气候真好，很像好莱坞，所以我舍不得离开这地方。这次我到北京，本来有个大学要叫我担任教授，可是我不愿意做，就是因为我讨厌北京的气候。我这个人胖，许多医生嘱咐我，说我不能不注意点气候，不然会影响健康的。”

骏青点点头，嘴里连说了两个“是”字。唐太太又说：“听说柏先生是在银行界？”骏青也没有答话。

唐太太也停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柏先生这次来，是打算跟丽雪在这里结婚，顺便度蜜月吗？这是我们正希望的呀！这里许多位朋友也都希望

着呀！”

骏青勉强笑了笑，摇头说：“不是的，我来是……也是到青岛来玩玩。唐太太，丽雪来到这里几天，大概你经常和她在一起吧？”

唐太太说：“可不是！我们天天见面，每天她在我家里打牌。她的牌打得不算熟，可是她的运气好，每次打牌她总是要赢的；我不行，今年时气低，一打就输！”说完她就笑了，胖脸上的肉都往起拱，活像个弥勒佛。

骏青又说：“有唐太太在这里，丽雪是很方便了，本来她在此地没有什么朋友。”唐太太却说：“不，她在这里的朋友也很多。”骏青赶紧注意去听，唐太太说：“都是我给她介绍的，什么张太太、徐太太、朱太太、许太太、熊太太，差不多每天都在我那里，我那里是个太太们的俱乐部，最近又加上了你的太太。”她笑着，“所以更热闹了！明天请你跟丽雪一起到我那里，我家离着这里很近，我们先生现在也常在家。”骏青连声说：“是，是。”又纳闷似的说：“今天不知她上哪里去了，也不知遇着了什么事，怎么这时还不回来呢？”

唐太太笑着说：“她不能遇着什么事，我猜得着，她一定是找朱太太上‘明星’看电影去了！今天是白蓓兰史丹妃主演的片子，她们俩都是电影迷。我是懒得去找她们，一找准能找着，等一会儿，她一定回来，她没有别的地方可去。”

骏青倒想着，丽雪若只是跟张锦生看看电影，那倒还没有什么，只是听唐太太的这些话，仿佛丽雪在此地还没跟什么男友常在一起。唐太太不像是替丽雪瞒着自己，可是丽雪的行动一定是瞒着唐太太，她同张锦生的行动一定都很秘密。骏青因此更不禁猜疑、气愤，心里就像有个多足的动物在那里爬，坐都坐不住，他扔了烟头，一会儿看看表，一会儿又站出来，走几步，到临街的窗前低头看看。

唐太太又说了半天话，因觉着骏青不怎么回答，也就没意思再说了。她打了个哈欠，又换了一支烟，仰坐着，翻着眼睛细细地听那从楼下飘上来，又从锁孔钻进屋里来的悠扬的音乐，听得都出神了。

骏青站在临街的窗前，望着窗外那一片闪烁着繁星的长天，长天

下面黑茫茫的就是海,那就象征着他与丽雪爱情的未来。窗下就是饭店门首那条寂静的马路,有稀稀的灯光和三五辆像钉在路旁的人力车。繁密的树木展开了一行阴影,像幽灵一般的在微动着,并发出萧萧的声音,和潮声搅在一块,仿佛在与这里的音乐合奏着。骏青摸着这窗上的铁纱,真想打破了它,跳下去,索性离开这阴惨的鬼魅世界,然而又想:与其跳楼,不如投海;投到海里倒还没有痕迹,还不至为那些刚强坚毅的人所笑。想到这里,他的眼泪落了下来。

忽然看见从远处驰来了一部汽车,他立时兴奋起来,就要迎下去,想要不容丽雪上楼就对她说明,就质问她,或警告她。可是那汽车却嘟嘟了两声,从楼下掠过,往东海饭店去了。骏青的兴奋又降落下去,转又想:也许那车里就是丽雪和张锦生,他们往东海饭店去了!张锦生一定就住在东海饭店,我不如找他们去。

骏青愤愤地转过身来,却见唐太太躺在沙发上连气地打了两个哈欠,又伸了个懒腰,像是困倦得实在支持不住了。她说:“丽雪她怎么还不回来呀?她不回来我可也不等她啦,我要回去啦。”骏青点头,说:“等她回来我就告诉她,说唐太太等了半天。”唐太太站起身来,说:“其实我见着她也就是闲谈几句,拉她到我们那儿玩玩去,一点儿要紧的事也没有。好啦,我走啦。”她笑着向骏青点了点头,就扭动着她那肥胖的身子走了。

骏青把唐太太送出屋去,关上了门,这才长长地叹了口气。头又觉着昏晕,心里却发冷,他就懒懒地又走到窗前看了看,见外面更是寂静凄冷。他随手关上了一扇玻璃窗,到桌上拿了只杯子,就走到靠桌的一个盥洗的瓷盆前,拧开水龙头接了半杯冷水,喝了下去;他对着墙上镶着的一面圆镜看了看,见自己的形色的确太憔悴了。骏青叹了口气,转身把杯子放在桌上,就颓然倒在了沙发上,他仰着头,用双手抱着,闭着眼,心里非常地难过。

过了许多时,忽听屋门一响,他睁眼一看,原来是丽雪回来了。丽雪手里拿着两只扁长的白纸匣子,似是买来的什么东西,她看了骏青一眼,嫣然一笑,仿佛脸上有点儿红。骏青没有力气站起来,也不知第

一句应当说什么话，只是两眼直直地瞧着她。只见丽雪那美妙的身子轻巧自然地移动着，尤其是她那腰肢、腿部，以及脚上的高跟鞋，都像是故意在骏青的眼前表演着什么最美的舞姿。

丽雪先把匣子放在床上，然后到壁间，一推那白漆的墙壁，就现出了藏在壁里的衣柜。她脱了身上的洋服，又回头向骏青笑了笑，随后自己把洋服挂在柜里，由柜里又摘下了一件绿绸子的寝衣穿上。她关上了壁柜，婀娜地走过来，就坐在骏青对面的沙发上，慢慢地脱下高跟鞋，换上了拖鞋。她一会儿翻眼瞧瞧骏青，一会儿又笑着，骏青的脸上却是全无笑容，半天，他才问：“你刚才上哪儿去了？”丽雪低头换着鞋，说：“跟着人到别处玩了会儿。”骏青又问：“是跟谁玩去了？”丽雪就笑着说：“你在街上瞧见我了，你可又问！”说完就低声哼哼着电影上的歌。

骏青身子发抖，说：“五妹，我真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，你……”他说出这个“你”字时，声音抖得都有些哀凄。丽雪却笑着，把两只高跟鞋往旁边一扔，抬起头来，低声说：“我不是你的五妹，我是你的未婚妻。”骏青愤然站起身来，质问道：“你既是我的未婚妻，你怎么又背着我和张锦生在一块玩？”丽雪一点儿也不生气，仍笑着说：“这就如同你背着，我跟张淑范在一起玩是一样。”堵得骏青连一句话也说不出，他就又坐下了。

丽雪却去问别的话了，她说：“是不是唐太太在这里等了我半天？”骏青“嗯”了一声，丽雪就要立时去给唐太太打电话。骏青上前把她拉住，忧急地说：“丽雪，请你先别去办旁的事，你坐下，我们谈几句话！”丽雪似乎惊诧着，说：“有什么可谈的呀？白天都谈尽了。你歇会儿回去吧，在这里不方便，容易叫别人说闲话。”

骏青的胸部就像是被一个铁箍箍着，越箍越紧，好不容易他才叹出一口气来，那只拉着丽雪的手，就像打电报的机器一般，嗒嗒地颤抖着。他凄惨地说：“丽雪，我知道你是厉害的！过去的事，我跟张淑范吧，跟白月梅吧，随你去误会我；我说的那一两句错话，你也不必再原谅我了，可是，你对我的报复已经够了！”

丽雪忽然生气了,说:“什么叫报复呀?一万个我也报复不到你那里去,毁坏了你,于我又有什么好处呢?”

骏青又一怔,胸前的那个箍仿佛也松弛了一些,他又叹了口气,说:“既然如此,你可为什么又要使我痛苦,仿佛故意似的,唯恐我的痛苦还不深。我这次到青岛来,就是因为要向你表示,我已忏悔了我过去的错误;因为自你走后,我就时时地想你……”

丽雪说:“我也是时时地想你,但我没法子,我只好抽烟打牌。”

骏青说:“现在我们已经见了面了,我们的爱情是不难恢复的,可是你为什么又与张锦生……”

丽雪说:“我跟张锦生那是丝毫没有爱情的意味,他不是我的旧情人,一万个我也不能寻他做我的新情侣。你不必吃醋,你放心,四五日内我就把他推开!”

骏青说:“不是,他是个最阴险奸诈的人,你也跟我说过,嘱咐我别和他接近。在北京时,那夜在府右街有人用石头打我……”

丽雪摆手,说:“你不要再说了!我比你还知道得多,我真不耐烦听。我已然跟你说明了,我跟他没有丝毫的爱情意味,他这次追我到青岛来,是他自寻……”停了一下,她又说:“干脆,就请你放心吧!虽然我也恨你,但我还是爱你的,可以说是永久,除了你之外我不会再爱别的人,这你还不信任我吗?你回去吧,最好你明天早车就回北京去吧!”

骏青正色问道:“你跟张锦生到底是什么意思?”

丽雪笑着,说:“没有什么意思,只是想要拿他愚弄愚弄。”

骏青皱着眉,说:“何必呢?”丽雪跺了一下脚,急躁地说:“你不要管我!你没有权力来干涉我!”说着她就夺开了臂,过去要给唐太太打电话。

这边骏青也急了,就说:“我虽然没有权力干涉你,但因我姑母的关系,我不能不管你!”

丽雪已在那边拿起电话听筒来,听了这话她又把听筒吧地一摔,说:“你不要再提我的母亲,利用我母亲来伤我的心,打算使我对你屈服……”说到这里,她的眼泪已经流下,哭着说:“有我母亲在世,也不

能容许你跟我这样闹气。”骏青就皱着眉呆站着，丽雪却急匆匆地跑到沙发旁拿了块手绢擦眼泪，又回到床旁打电话。

丽雪把电话听筒拿起来，那边的唐太太一说话，她立刻又笑了，说：“什么？你们在那儿还等着我呀？”看看手表，又说：“都过了十二点啦！都有谁？徐太太，还有……嗯！好吧！我这就去！”她赶紧放下听筒，又向骏青笑了笑，说：“唐太太家里三缺一，还等着我打牌呢！”说着她就急匆匆地脱去寝衣，把白柜子打开，穿上一件新做的洋服，又把扔在地下东一只西一只的高跟鞋换上。

她又跑到床旁，掀开了枕头，枕下有一大堆钞票，她也不数一数，就装在皮包里许多，然后又对着镜子匆匆地拢了拢头发，最后又各处找她的装烟盒。骏青就皱着眉说：“丽雪，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呢？”丽雪却似悲似笑地说：“你不能安慰我么！我心里痛苦，我要找点儿麻醉，不然我会死的。”她斜着身向骏青一招手，嫣然一笑，说：“你在这里，我走啦！”说着就急匆匆地拉开门跑了。骏青过去把门关上，又到窗前去，就见一辆黑汽车掠过了窗去，顺着马路走了。海风更大，海潮的响声也愈猛烈，街道上更显得凄清，简直如同死了一般。

骏青转身走过来，浩叹着，掀开枕头一看，就见枕下杂乱地摊着的不仅有像废纸一般的钞票，还有安眠药的瓶子和两小瓶不知是治什么病的药。另外有两张名片，前面都印着“张锦生”，就和张淑范有一次骗自己到公园所用的那张是一样；后面都有用铅笔写的字，一张是：

你不必躲着我，我的神通广大，又把你找着了。下午四点请你到“青岛咖啡”，我们只谈几句话，我绝无别的希望，务希届时驾临是荷！

另一张是：

今天你气走了，你走后我真后悔，我向你告罪！晚间你准能到海滨公园去吗？不必带游泳衣，因为我不愿洗海澡，可并

不是我怕水凉，是恐怕你受寒。

骏青很是生气，恨不得将这两张名片都扯碎，但是转又一想，就依旧把它放在枕下压好。他顺势坐在床上，低着头发了半天愁，又想：她才去打牌，我得等她到什么时候？不如我回去吧！于是他就由床上乱扔着的纸匣上撕下一片纸来，到桌前用自己身边带的钢笔，写了：

雪妹：我先回去了，明天我再来。暇时你最好能寻思一下，一个人不应当自杀，我们的前途并不是没有幸福，不是没有快乐。

再要往下写，又觉得要写的话是太多了，写不尽，随就用茶杯将这纸条压在了桌上。他收起钢笔，按铃叫来了茶房，就向茶房说：“这里住的祁小姐，她出去打牌去了，大概半夜才能回来。我也要回去了，不再等她了，你把房门锁上吧。”茶房答应着，关上了灯，随后将屋门锁上。

骏青下了楼，一走出饭店，就见这门前边还有两辆洋车，他雇了一辆，坐上车，就随着车夫去拉走。此时他的身体十分疲惫，四周围的景象又很荒凉，他也不愿去看，就合着眼，靠着车背坐着，耳边滚荡着哗哗的夜涛之声。

在地上奔走的那个车夫倒像是颇有精神、胆量和力气，他就拉着这个颓然如死的客人，沿着鬼境一般的海岸去走，很快地走着。他仿佛也不需要喘喘气，就从海岸的那边走到了这边。这时快要到栈桥了，那铁栏里的草坪里，絮絮地发出一种虫声，虽然涛声是那么猛烈，但这低微的细语，总能断续地送到从道旁经过的人们的耳里。

骏青觉着眼前一亮，便睁开了眼睛。街的这边是静静的，柏油路发着光，像一条波平如镜的溪流；两旁的商店都紧闭着铁栅栏，沉寂得如同坟墓，那霓虹灯就像是在坟上生长的野花似的，还是那么凄凉、灿烂。海的那面黑沉沉的，许多繁星在夜空中闪烁，仿佛是他自己眼中幻出的景象。路口只有稀稀的几辆人力车在停着，除了骏青坐的这辆车